

DOI:10.13288/j.11-2166/r.2024.03.001

学术探讨

民国时期临床中药学构建的影响因素及学术意义

李楠¹, 万芳²✉, 侯酉娟³, 解博文², 葛政³

1.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摘要] 民国时期(1912—1949)是传统本草学向中药学过渡的重要阶段, 中药的临床应用为此时期相关领域关注的重点。民国时期明确了临床中药学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并通过功效分类与条目分述的方式建立了临床中药学的基本架构。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 逆境求存是推动临床中药学建立的重要内因, 院校教育兴起为临床中药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医药期刊的普及则进一步促进了临床中药学的构建。民国时期临床中药学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本草学具有明显区别的理论架构和核心内容, 其与中药科学研究互为融通, 并与其他分支学科共同促进中药学的不断发展,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关键词] 临床中药学; 民国时期; 学术史; 本草学

临床中药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以临床用药为核心, 研究中药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应用等知识的一门学科。临床中药学是联系中医学与中药学的纽带, 是贯通中医基础与临床的桥梁, 因而在中医学与中药学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1]。虽然直到 2012 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中医药学科规划建设指导目录》才明确将其规划为中药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 但该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在民国时期(1912—1949), 临床中药学的基本框架已构建完成, 为临床中药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就民国时期临床中药学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学术意义进行探讨, 以期明确该学科的构建基础和学术价值, 为临床中药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及理论依据。

1 民国时期临床中药学的整体架构

考察民国时期有关临床中药内容的中医药著作, 随着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及功效分类与条目分述形式的明确, 该时期临床中药学的整体架构基本形成。

1.1 临床中药学的研究目的

现代临床中药学的研究目的非常清晰, 即研究

中药的临床应用。明清以来, 临床本草著作开始出现, 但相关学者并未将中药的临床应用作为研究目的明确提出, 而民国时期的学者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 明确地提出“临床应用”这一研究目的。如《用药禁忌书》提到“本书为医家用药而设, 故名用药禁忌书”^[2], 力嘉禾则更是将著作直接命名为《力氏灵验本草》, 以突出临床应用的编写目的。力嘉禾认为“有疾病, 为化学精制之药力所不及者, 则用天然本草, 以补其不足”^[3]。《力氏灵验本草》采用中西互参的方法着重记载药物功效、主治, 附有方剂, 并设“各科病症用方案例”, 俨然成为简略的中药临床应用手册。民国时期诸如此类论述比比皆是, 显示中药临床应用成为当时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1.2 临床中药学的研究方法内容

从民国时期的文献来看, 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方法及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传统本草学中有关临床用药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如卢朋《本草学讲义》即以历代医家临床用药经验作为主要内容, 采用功效分类方法, 每味药先以大字引《神农本草经》《本经逢源》《本草求真》等古本草记载, 后以小字载张隐庵、陈修园、唐容川等医家注释。以补益药甘草^[4]为例, 先以大字引用《神农本草经》关于甘草的记载并标明出处; 其后以小字引各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CI2021A00206)

✉ 通讯作者: 2038632360@qq.com

家论述,其中临床用药经验居多,如“顾松园曰:生则泻火,炙则温中,稍止茎中作痛,节医肿毒诸疮,调和群品。有元老之称。普治百邪,得王道之用”;最后专列禁忌,如“甘能缓中。故中满者忌之。呕家忌甘,酒家亦忌甘。下焦药中宜少用。控太缓不能自达”。

二是对个人临床用药经验进行总结。如朱振声《用药指南》将药物临床应用范围分条列举,详论药理作用。以党参^[5]为例,功用概括为“质性甘平调和脾胃;善补中而益气;能除渴以生津”三个方面,且每一功用之下列说明一节进行阐发,如对调和脾胃言之“脾胃居于中州,其类属土,其味则主甘。脾胃不调,投味甘之品。即物从其类与投其所好之意也。惟脾胃恶湿,味之甘者,类能助湿。党参甘而性平,有冲和之质,无甜腻之弊。调和脾胃最为得宜”。此外,民国时期较有影响力的《神州医药学报》《绍兴医药学报》《中西医学报》《中医杂志》《医界春秋》等中医药期刊还发表了大量关于临床用药经验总结的论文。

三是开展中药临床应用方面的实验研究。民国时期很多学者为了证实中药的科学和有效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如经利彬曾围绕中药药理学展开一系列实验,从研究报告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6]87}:分析单味药物的药理作用,如《知母之药理作用》;对功效相似的同类药物作用之大小进行比较,为临床用药提供优选标准,如《本草上数种解热植物之研究》;探索单味药物的量效关系,如《芍药之生理作用》。我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8 家图书馆调研,先后发现 1935—1937 年间出版的《北平研究院生理学报告》30 余期,其中以中药临床作用为研究方向的论文近 30 篇,占总数的 80% 以上。

1.3 临床中药学的基本架构

临床中药学的架构通过功效分类与条目分述得以基本形成。

1.3.1 功效分类方法的探索与普遍应用 药物分类方法是实现应用目的的重要载体,自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首次采用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以后,《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主流本草著作基本沿袭其分类方法。但相比之下《本草拾遗》的十剂分类法、《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的脏腑分类等更适合于临床应用。清代《本草求真》将中药分为补剂、收剂、散剂、泻剂、血剂、杂剂、食 7 类,可视为自然属性向功效分类的过渡。民国时期的中药著作,特别是为“临床实用”而编写

者,以功效分类方法居多。从我们调研的 182 种民国时期中药著作来看,综合中药著作、临床中药著作、中药教材、中药科普等类型的著作中功效分类方法占据主流,辞典、歌诀中也多采用功效分类方法。这些对功效分类方法探索奠定了临床中药学中中药功效分类的基本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功效分类存在分类标准和对药物功效表述方式不统一的问题。如梁慈文《药物略释》仅分为补药、壮胃药、下药、利尿药、敛药、祛痰药 6 类,而蒋玉伯《中国药物学集成》则分为 22 类,其他著作少则 10 类多则近 30 类,并无明确的分类标准。表述功效的名词也不规范,如攻下药,有攻下剂、攻泻剂、泻药、下药等多种不同名称。民国时期中药分类方法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叶劲秋《中药问题》讨论中国药物之分类法,并提出“先前编纂本草者,每以草、木、果实、金、石等分类,我人为求适应医者治之目的,旨在明了药物之效用,非比博物学家之必须分以动植与矿,乃如此分类,殊不相宜”^[7]。

1.3.2 条目分述厘清临床中药学核心内容 临床中药学以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内容为其核心。自《神农本草经》始,传统本草学著作多将这些知识点混述,需要读者自行梳理。历代主流的综合本草,套嵌排列各家论述的结构使得原本混在一起的功效主治又分散在各家论述中。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开始采用条目分述的方式,每味药之下分为“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条目,但仍没有改变功效、主治混述以及层层套嵌的叙述模式。民国时期在中药著作编写体例中广为采纳条目分述,以临床用药为主的著作更是如此,这使得临床用药知识概念逐渐清晰、层次分明,成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如曹炳章《草药类纂新编》,每味药物在简要介绍形态特征后,列功用、用量及服法两条。上海国医学院编写的《药物学讲义》,分列原植物、释名、性味、成分、主治、药证考证、近世应用、方剂名称、入药部分、炮制、用量、禁忌、仲景方剂、著名方剂、验方、医案示例、前代记载、东人之说、近人研究、编者按二十条,这些条目大多与临床用药有关,除了大量附方、验案以外,入药部分、炮制、用量、禁忌也是临床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功效分类一样,民国时期的条目分述形式也存在条目设置不规范的问题。除前文所举条目多寡不一的现象外,相同条目的名称也不一致。如性

味,有性质、气味等不同名目。最关键的问题是药物功效、主治概念没有完全厘清,“功用”“功能”“效用”“主治”等名词混用,所表达的含义包括现代药物功效、主治两方面。其进步之处在于民国医家已经意识到功效与主治的概念有别,并在编写时有意识地加以区别。如《中国实用药理学》黄芪功用为“生用固表,除肌热;炙用补中壮脾胃,生血,生肌,排脓,内托”^[8],所述内容全部是黄芪的功效,并未混入主治的内容。又如《分类饮片新参》明天麻功能为“补肝脑,定虚风。且治头晕目眩”^{[9]70},明党参“温脾化痰湿,平肝风。治头晕泛呕,中风昏仆”^{[9]71},可以看出前半部分是药物功效的论述,后半部分则是主治病证。此时期已经建立了功效、主治分述的理念,为进一步规范各条目的名词与概念奠定了基础。

1.4 融汇新知以丰富临床中药学知识体系

民国时期融汇西医药知识及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层出不穷,如《中国药理学集成》^[10]以传统本草为主同时吸纳现代科学知识,在药物分类上既有传统的“发汗”“理气”“祛风”,也有“麻醉”“兴奋”等西医术语,后附中、西病名索引,是非常实用的临床用药指南手册。又如《新本草教本》专门设立“中药之分类与其成分”等章节,并提出“本书编辑意旨在使中医读之,可得科学化的知识,西医读之,可知中药之应用”^[11]。上海国医学院编写的《药理学讲义》也在具体药物中列有“成分”“近人研究”等条目^[12],其内容主要为当时的科研新成果。此时期最具时代代表性的中药著作是陈存仁编写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其收词目约 4300 条,在自述中明确指出“(本书)完全以科学方法整理删选,分条纂述。所有旧有药学之上科学材料及近世化验发明之新学说,尽量采入,而以辞典之方式编纂而成,故名《中国药学大辞典》”^[13]。此时期出现的融合中药科研新成果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临床中药学的知识体系。

2 民国时期临床中药学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临床中药学的构建过程中,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等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逆境求存是建立临床中药学的重要内因,院校教育的兴起及期刊的普及则为临床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2.1 逆境求存是建立临床中药学的重要内因

1929 年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废止旧

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激起全国各地中医药界强烈抗议。在此逆境中,中药确凿的疗效是面对质疑的最有效回应。基于此,许多临床医家投身中药临床应用的探究中,以中药临床应用为核心内容的著作随之涌现,如章次公《药理学讲义》、秦伯未《药理学讲义》、何廉臣《实验药理学》、恽铁樵《药理学》等。较有代表性者如张山雷《本草正义》,在列举《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原文基础上,着重通过“正义”部分阐述原文深义,引用各家药论,探讨药物临床应用,又附“发明”,阐释其个人在临床用药方面的见解,如白术条下“白术、苍术在古不分,而今已各别。则凡古人所称燥湿逐水之用,今必以茅山苍术当之;其补益脾胃,则宜用白术。盖今所谓冬白术者,质润而气香,健运脾阳、滋胃阴之力不小。且其气既盛,不致呆守满中,允为健脾益胃之专剂矣”^[14]。又如中西汇通医家的代表张锡纯,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对临床常用的 89 种中药(含附药)予以深入论述,如“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证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15]。

民国时期主张中药科学化的医家对中药的临床疗效同样持肯定态度,如季爱人等^[16]提出“要保存国药,第一要整理完了才可实行研究,研究有得才可从事改进”。持此类观点的医家众多,大体主张通过科学化改良中药,但在本质上都认同中药临床疗效。萧龙友^[17]亦提出:“膏、丹、丸、散各种精露,吾国本有,精益求精当能收效,如欲试验,不妨择汤液方中药味少而著效多者,先行化验,参合用之,看其成效如何,化者比原料功用较大,则一切汤方皆用化验法行之可也。如其不然,则仍遵古,不必议变。”一方面积极肯定中药疗效,另一方面以开放的胸襟接纳西医的先进技术,在治疗救人的前提下,择优取舍。

民国时期中西医药学激烈碰撞,临床医家在个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其专业背景与相关医学知识储备,潜心探讨药物临床治疗作用,明确临床用药的疗效,是对中医药学生存最坚定的支持,也成为临床中药学构建的最大原动力。

2.2 院校教育兴起为临床中药学的建立奠定基础

民国时期中医药教育模式由传统师徒授受向院校教育转变,特别是“废医案”提出以后,各地大量开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在这些院校课程

体系中, 中药学均在核心课程之列^[18]。由于这些中医学校以培养临床医生为目标, 因此中药学课程的内容以临床用药为主, 属于临床中药学范畴。从当时中药教材的编写形式与内容来看,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临床中药学逐步发展的过程。

早期中医学校编写的中药学教材受到师徒授受时普遍采用的《药性赋》等本草歌诀的影响, 如丁甘仁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著的《药性辑要》^[19], 便是在《雷公炮制药性赋》基础上, 根据《神农本草经》《本草从新》补充完成, 仍然沿用歌诀形式, 内容则以药性理论及临床用药为主。随着院校教育经验的积累, 中药教材在编写体例上开始有所突破, 如采用功效分类等。何廉臣为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实验药理学》, 全书共 9 卷, 按药物功效分为 9 类, 收药 373 味。介绍药物名称、分类、炮制、性味、功效、主治等内容, 并附有按语详细阐述临床应用。如“生苡仁, 谷类, 入利水湿药, 生用; 入理脾肺药, 姜汁拌炒。味甘淡、性微寒。上清肺热, 故治虚咳劳嗽、肺痿、肺癰; 中理脾湿, 故治筋急拘挛、水肿脚气; 兼利小便, 亦治热淋”^{[20]104}, 在分析薏苡仁功效与主治的同时, 介绍不同炮制品临床作用差别, 言简意赅, 提纲挈领。后附按语“生苡仁, 入肺、肝、脾、胃、大肠五经, 为清肺健脾, 行水利尿之药。轻用三钱至四钱, 重用六钱至八钱。配郁李仁, 治水肿气喘; 合陈仓米, 治湿痹拘挛; 配麻黄、光杏仁、炙甘草, 治肺癰咯血”^{[20]105}, 补充用量与配伍应用经验。

1929 年 7 月第二次全国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 会议上进一步规范了教材编写的体例与内容^[21], 使功效分类与分条纂述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 内容也主要集中在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量等。如秦伯未《药理学讲义》^[22]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总论, 重点介绍各种药性理论、临床用药方法、药物炮制等内容; 下编为各论, 采用功效分类法进一步细分为发散、利尿、泻下、涌吐等十二章, 集中介绍每一药物的气味、归经、主治、用量等, 与现代的临床中药学教材的编写形式十分接近。

2.3 中医药期刊的普及促进了临床中药学的构建

据《中国医学通史》统计 1908—1949 年间创办的中医药期刊有 260 余种^[23], 其中在民国期间较有影响力者有《绍兴医药学报》《神州医药学报》《中医杂志》等 20 余种。此时期期刊刊载有关临床用药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6 个方面^{[6]76-77}: 1) 介

绍临床用药经验; 2) 总结专病专药; 3) 根据疾病病因病机分析中药临床应用范围; 4) 据方证相应思想探索张仲景用药规律; 5) 探讨不同中药炮制品的临床应用; 6) 整理民间中药疗法等。如《国医砥柱月刊》刊载的王治华《别直参功效伟大之我见》, 着重论述别直参的止血作用, 并归纳为“能救外伤之脱血、能救内伤之脱血、能救妇人之血崩”^[24]。别直参即人参, 传统本草学更多地着眼于人参益气固脱功效, 用于气虚, 乃至气脱证。将人参用于治疗血脱, 符合中医学“气能摄血”的理论, 可见这一研究在推广临床经验的同时也验证了中医理论的准确性。

期刊的创办得益于西学东渐, 民国时期众多中医药期刊的问世成为当时学术交流极其活跃的阵地与窗口, 中药临床运用的成果为其主题内容之一, 故全国各地中医药期刊的普及成为临床中药学构建的重要促进因素。

3 民国时期构建临床中药学的学术意义

民国时期临床中药学的构建具有以下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 历代本草学的发展长久而缓慢, 民国时期西方医药迅速进入我国, 中药的临床应用及其有效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众多临床医家积极主动探讨中药的临床应用, 中医学校创办与编著中药教材, 大批中医药期刊问世刊载临床中药研究文章, 在诸多新生事物的推动下, 临床中药学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本草学具有明显区别的理论架构和核心内容, 虽未完善成熟, 但已具雏形, 这一学术进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二, 临床中药研究与中药科学研究分属不同领域, 二者互为融通, 彼此促进, 共同发展。临床中药学的发展并不局限于传统本草学的整理与挖掘, 而是已开始主动融汇西医知识及当时的科研成果, 这也推动了临床中药学向前迈进。第三, 临床中药学是中药学的重要分支, 同时也是中医学、中药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加之民国时期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诞生的生药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等, 共同促进中药学不断发展, 并推动其成为独立于中医学之外的一级学科。

总之, 民国时期的中药学术迅速发展, 在社会、文化、科技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临床中药学的构建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存在广阔空间,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周祯祥, 唐德才. 临床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3.

- [2]陆循一. 用药禁忌书[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
- [3]力嘉禾. 力氏灵验本草[M]. 北平:北平文化学社, 1931:1.
- [4]卢朋. 本草学讲义[M]. 广州: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1935:4.
- [5]朱振声. 用药指南[M]. 上海:幸福书局,1936:2.
- [6]李楠. 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5.
- [7]叶劲秋. 中药问题[M]. 上海:中国医药书局,1932: 5-6.
- [8]赵贤齐. 中国实用药理学[M]. 上海:中国医药研究会,1923:1.
- [9]王一仁. 分类饮片新参[M]. 上海:千顷堂书局,1935.
- [10]蒋玉伯. 中国药理学集成[M]. 上海:上海知新书局, 1935:1-2.
- [11]顾祖瑛. 新本草教本[M]. 上海:上海医学书局, 1930:1.
- [12]上海国医学院. 药理学讲义[M]. 上海:上海国医学院(油印本),民国(具体年份不详):1-2.
- [13]陈存仁. 中国药学大辞典[M]. 上海:世界书局, 1935:1.
- [14]张山雷. 本草正义[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23.
- [15]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0.
- [16]季爱人,丁绿溪. 国药验言[J]. 国医公报,1932,1 (3):47-50.
- [17]萧龙友. 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J]. 北平医药月刊, 1935,1(3):1-7.
- [18]李楠,孟凡红,李莎莎,等. 从民国时期中药教材探讨 中药教育的发展[J]. 北京中医药,2015,34(6):461-463.
- [19]丁甘仁. 药性辑要[M]. 铅印本. 上海:上海中医专 门学校,1917.
- [20]何廉臣. 实验药理学[M]. 杭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1923.
- [21]周鸿艳,李志平,李和伟. 近代中医教育的反废止努 力:以课程教材建设为例[J]. 中医药信息,2010,27 (4):131-132.
- [22]秦伯未. 药理学讲义[M]. 铅印本. 上海:秦氏同学 会,1930:1-4.
- [23]邓铁涛,程之范.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250.
- [24]王治华. 别直参功效伟大之我见[J]. 国医砥柱月刊, 1937,1(2):38.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Nan¹, WAN Fang², HOU Youjuan³, XIE Bowen², GE Zheng³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2; 2.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3.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was an important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herbalism to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ca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methods, and content of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ere clarified, an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efficacy classification and item descrip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striving for survival in adversity were the internal factors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the rise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the popular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s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gradually formed a theoretical structure and core content that wa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which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ogether with other subdisciplines, present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important academ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clini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ic history; herbalism

(收稿日期: 2023-07-16; 修回日期: 2023-08-24)

[编辑: 崔京艳]